

你看不惯这个世界，
其实是因为
你已经看不懂这个世界。

Mr. Six 管虎 著

老炮儿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老炮儿

管虎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老炮儿 / 管虎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6.1

ISBN 978-7-5354-8244-0

I. ①老… II. ①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8609 号

老炮儿

管虎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装帧设计 | 郭璐

媒体运营 | 刘冲 刘峥

助理编辑 | 宗晋炜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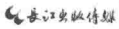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| 7

版次 | 2016 年 01 月第 1 版

印次 |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| 95 千字

定价 | 39.80 元

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壹

如今，六爷老了。他浑身没了劲道。

六爷每天一开门，就把鸟笼子挂出来，拾一条板凳在门口，开一瓶小二，一坐一上午。

六爷的店不大，是个小卖部。没有招牌，门边上戳着个广告牌，蒙着土，上面印着“老北京酸奶”。从门外瞧，六爷的店里面黑漆漆一片。零食、杂货、水果光秃秃敞着，久经年月，了无生气。唯一闪亮的，便是门口挂着的鸟笼，肚大腰圆。笼架，笼圈，笼条，笼门，笼爪，笼钩，无一不擦得锃亮。笼子里立着一

只鹌哥，耳大，毛亮，肥翘，爪子金黄。六爷每次抬眼望去，都觉得神气，耀眼。

“波儿，叫一声！”六爷龇着牙，啜一口小二。

鹌哥抖了抖毛，不吭声。

“难揍！天天跟他妈土财主似的喂你，让你吭一声比放个屁还难，叫！不叫今儿甭想吃苹果！”

“哥！”鹌哥闷闷一响。

六爷美了，从店里取一个苹果，在身上擦擦，自己先咬一口，开开笼门，递进去。

“瞧你牛逼的，叫六爷一声‘哥’，不亏！”

“哥！”鹌哥又叫。

这一声却叫得令六爷心慌。

步入五十岁的六爷，常常心慌。北京已经变了。街道、楼群、商店、汽车、男人、女人、小孩儿，连同着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都变了。好像眯了一觉，老天爷就换了个模子。六爷有时看着眼前一切，会突然恍范儿。他常觉得自己还是二十岁，浑身铁硬，腰里别着弹簧锁，左挎着一书包的砖头，胸膛里闷着一股子热血。冬天的风像小刀子一般，刮得皮肤生疼，要

出血。那年月，后海的湖被冻得紧实，有劲儿。男人们在冰面上穿梭，冰刀割在冰面上，咯吱咯吱响。女人们穿着军装，脖子上挂着红围巾，脸蛋儿通红。男人呼出丝丝冷气，女人放肆地笑，湖面上喧腾着，岸边簇拥着一群男女，有的是茬架，有的是茬琴。远远看，男人们女人们，黑压压一片，看不出区别，像海里的鱼群，蜷缩，舒张，有时变成一条线，有时扩成一张网。但是，六爷觉得性感，他觉得那年月的男人女人都性感。连同着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都性感。

六爷年轻时看不清这个世界，现在也看不清。年轻时的六爷，一弹簧锁抽下去，一板砖拍下去，看到倒下的人冒出股股热血，他才感到与这世界的接触。那血是他与这世界沟通的唯一语言，他必须不停地敲打、嘶吼，才能收到世界对他的反馈。那反馈像抽一口鸦片，浑身升腾起快意，继而变得冰凉，像冰刀割在湖面上，咯吱咯吱响。如今，六爷老了。他浑身没了劲道。胳膊细了，肚子大了，嗓子哑了，眉毛垂了，只有那一双眼，勉强撑着凶劲儿。可是他知道，他再

怎么装凶狠，这世界也不搭理他。这世界就像个巨大的白眼，看得六爷心慌。六爷有时哼哼崔健的歌儿，花房姑娘，《一块红布》，他年轻时听不大明白，现在懂了，一块红布，蒙住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六爷觉得现在的自己蒙住了双眼，被扔到一口闷锅里，锅底冒着小火，任他喊，任他吼，任他捶打，这锅都闷闷不响，只是这周身慢慢变得滚烫，烤得他骨头发软，精疲力竭。

在周围人看来，六爷还那个操性。脾气暴，没好脸儿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他既然看不清这个世界，便索性看不惯这个世界。他每天坐在门口，什么都看不惯。看不惯情侣接吻，看不惯酒吧的招牌，看不惯人们的衣着，看不惯墙上的广告。他有时看电视也来气，听到小年轻说着时尚的话也来气。人群热闹，他来气，人家客气，他更来气。虚着，实着，真的，假的，他都来气。他怀念过去，想找一帮老哥们儿聚聚，好不容易扒拉在一块儿，才知道，全他妈变了。他心灰意冷，每天守着自己的小店，从天蒙蒙亮，到日头西落，一天没几个人光顾。

他孤独，忍不住会想起被撞死的老婆，继而又强迫自己不去想。六爷年轻的时候，从没想过结婚的事。那时候他正风光，手底下一群小兄弟死心塌地跟着他，今天拔谁的旗杆，明天端了谁，有时候是为名声，有时候是为“拍婆子”。打完架便蜂拥至馆子，暴撮一顿。六爷起小儿生在鸦儿胡同，跟在他手底的人也都在这个胡同儿长大。胡同儿的孩子不比大院子弟，父母都是双职工，文化程度低，买不起像样的衣服。他们羡慕大院子弟，羡慕他们穿着三接头皮鞋，一身绿军装，袜子雪白。和他们相比，胡同儿的孩子最多能捞上双军队的袜子，套一双军胶鞋，美得不行。天生的物质差距，使他们从羡慕演变成强烈的自卑。他们打人更狠，下手也快，不见血不罢手。他们习惯打群架，也善于单兵作战，每个孩子都会一手绝活，有一件称手的家伙。有人使三棱军刺；有人自己做链条枪；有人惯用一条短白腊杆，胶棍打人不见伤，全是内伤；有人不屑使家伙，专找善扑营的老跤手学跤，学得一手跤，全是反关节，比不来赛，只为打架。六爷的家伙是弹簧锁，尺把来长，一头大，一头小，捏小头抽人见血，捏大

头抽人伤内脏。这家伙属软兵刃，攻击力强，却没法用来抵挡，因此，六爷一般是一招制敌，很少与人缠斗。

六爷的老婆人长得一般，不爱说话，父母在起重机械厂上班，一家子都是老实人。六爷在认识她之前，拍过不少婆子，盘儿亮，条儿顺，但大都是跑头子货，朝三暮四。为此，六爷打过不少冤架，得罪了不少兄弟。那几年，六爷的势头便逐渐冷下去，又赶上80年代改革开放，北京的大小流氓起哄似的奔广州倒腾电视机，手表、服装、蛤蟆镜，六爷身边的人纷纷作鸟兽散。那时候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六爷觉得身边的人一走而空，找谁都不在。六爷也想倒腾买卖，但是做了几趟，赔个底儿掉。他打人从不手软，但是卖东西却下不了狠心。善不领兵，义不养财，这让六爷觉得自己还不完全是个浑蛋。于是他觉得自己应该先踏实下来，便托人介绍了他未来的老婆。很快两人确定了关系，结了婚，生了娃，六爷也找到一家发电厂，负责看皮带，运煤。

开始的时候，六爷野惯了，不适应。厂子里有人放份儿，他定要去敲打敲打，有人鸡贼惦记人，他也要去拎那人出去谈谈。一年到头，六爷正事儿没干，

把一车间的同事揍个遍。他师傅嫌弃他，骂他是个刺儿头，六爷就跟他师傅蹿儿了，拿把三角铁在他师傅面前晃来晃去。他师傅没办法，只好把他调剂到别的车间。别的车间闻听他凶狠，都不敢要。眼看厂子里要撤他职，一个老师傅却答应收留他，但前提是不能惹事，不能打架，出什么事，由他老师傅解决。六爷感激老师傅，竟然忍了下去，这一忍，倒磨平了些性子，从此，六爷开始朝九晚五，一家子过得清贫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日子安顿下来，六爷那群哥们儿却纷纷从广州、上海回到北京，有的赚了钱，有的赔了钱。这群人回到北京，一天无所事事，闲得蛋疼，闻得六爷在厂子里上班，便天天去他厂子里扰他。六爷想过安稳日子，怎奈那群人跑到他车间主任那里，威胁主任说：“你要敢让六哥干活，我们就卸你一条腿！”无奈，老师傅也不敢再留他。六爷不想让老师傅为难，便带上一条烟，捎上一瓶酒，买上一只烧鸡，送到老师傅家门口，鞠了一躬，回厂子就辞职了。

这以后，六爷便和这一群人天天胡吃海塞，打架

斗殴，夜夜不回家，在外刷夜。他老婆看着人，急得掉头发。好不容易六爷回来，却一身酒味儿，倒头就睡。一天深夜，六爷敲门，他老婆打开门，六爷便一跤栽倒在她面前，头上被豁出一拃宽的口子，脑袋像个血葫芦。他老婆吓得坐在地上，半天没缓过劲儿。他老婆看看不省人事的六爷，先起身把孩子的门死死关紧，又把六爷拖至沙发，她想先给六爷简单包扎一下，再送往医院，满屋子找绷带，却找不到。她穿上衣服去药店，一路上恍恍惚惚，月亮照得路面像条干枯的河。她心想，王八蛋，这回我一定要离婚！又想儿子刚上学便没爹，会不会影响成长？去他妈的，有这样的爹，还不如没这样的爹……六爷老婆出着神，嘴里念叨着，一辆货车驶过来，六爷老婆飞出去，头朝下扎在了井盖上。临死时，六爷老婆嘴里还在喃喃：王八蛋。

如今的六爷，老婆死了，儿子跑了，朋友不见了，他只能坐在小店门口，面无表情，心怀愧疚。他养鹌哥，不图上品，不怕脏口儿，只为把它养得肥白如瓠，看着亲。鹌哥的一声“哥”，令他仿佛过了次电，脑里闪出无数的画面，像一次性又重来了二十年。他吞了

口气，回过身来，街上已有些观光三轮车在缓缓行驶，界边儿的商店也已开门。六爷想，这他妈一天，又要耗过去。

一个黑瘦的汉子蹬着观光三轮车路过六爷门口，停下来，支棱着脖子看六爷。

“六爷，大冷天儿的，天天跟守着棺材铺似的，没生意吧？跟着我蹬趟三轮儿，一趟一张儿，发一身怒汗！”

六爷眼也不抬，将一壶剩茶朝黑瘦汉子泼过去。

汉子抬脚躲，“什么您就往我这儿泼！”

六爷把脸一懒，“宿尿！瞧你丫那揍性，长得跟笤帚疙瘩似的，真把自己当骆驼祥子了？一趟一吨我也不去，天生伺候人的碎催，赶紧滚蛋！”

汉子咧嘴乐，一溜烟儿奔银锭桥去了。

院门口卖麻辣烫的几个南方人搬出煤气罐放在炭火边，搭棚子，支桌子，一个粗壮的妇女抱着一摞碗筷，麻利儿地在桌子上码着。南方人偷瞄几眼六爷，六爷一眼扫过去，南方人忙低下头，帮着妇女码碗筷。

“孙子，还不听是吧，炸了全他妈得上天！”

那妇女听见六爷骂，眉毛竖起来，手里的碗一顿，操一口四川土话骂个没完。

“别他妈以为我听不懂，四川军区军七号是咱亲戚！我还摸过他们军长的枪呢。”

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儿笑咪咪地晃过来，身上脏兮兮，一条牛仔裤像是用油浸过，头发东倒西歪。

“六爷，军七号是谁？”

六爷吐口痰，咳嗽半天，“忘了，反正是亲戚。弹球儿，你个小鸡巴崽儿一天到晚晃荡这儿晃荡那儿的，没个正行，找家饭店，刷刷盘子，洗洗碗，卖卖正经力气，别他妈一天跟个颠尾巴猴儿似的，不小了！”

弹球儿说：“不干，没意思，我就跟着您干！”

六爷笑了：“跟着我干？我他妈还不知自己要干什么呢。不是那年头了，小子！”

弹球儿凑近，一脸神秘：“听说了吗？猫眼儿让人给打了！”

六爷拍手：“早该打，这老屁眼儿以前牛逼哄哄的，在动物园那儿拍了大雅子十三砖，差点儿没赔上命！老了老了，也折了吧！让谁打了？”

弹球儿说：“一群二十多岁的小混混儿。”

六爷面容一紧，咕哝了一句：“怎么惹上他们了？”

弹球儿说：“听说是猫眼儿的儿子在网吧赖了钱，让人一顿胖揍，猫眼儿觉得自己威风还在，谁也没叫，自己去了网吧，找到那个人，刚想要威风，背后就一把猎枪顶了过来，那拿猎枪的让他跪下。”

六爷说：“猫眼儿跪没？”

弹球儿说：“‘扑通’就跪了，几个小孩儿围过去就揍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”

六爷低头不言语。

弹球儿愤愤不平：“六爷您说，猫眼儿以前算是风云人物吧，如今一把枪顶过来，就他妈跪了？”

六爷提起鸟笼子，从柜台的小黑盒里拈起两条大炮虫塞进去。

“哎？六爷？”

六爷瞪他一眼：“该干吗干吗去，别他妈老在我这儿耗着，碍眼！”

弹球儿讨个没趣，一摇三晃地离去。

六爷叹气：“不跪，不跪他他妈真敢揍你啊。”

北风渐起，天上的云慢慢抹过去，太阳露出头，整个鸦儿胡同开始热闹起来。观光三轮一趟趟在眼前过，天儿冷，车夫们一边卖力蹬，一边和座儿上的游客神吹海聊：恭王府，蜗蜗居，法源寺，宋庆龄故居，萧军怎么被批斗，和珅的老宅被抄了多少银子……最后转弯抹角都要跟自己扯上关系。座儿上的游客听得入神，手机咔咔地拍照。

“老茶壶，别他妈聊了，你也不看看你后面那俩大娘儿们跟咱们是一种人吗？”一个拉不着活儿的车夫，斜着眼望着正口沫横飞的老茶壶。

老茶壶回头看了一眼座儿上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，“听得懂听不懂，反正人家挺高兴，关你蛋事，大不了，我说英文。”

“揍性！你那嘴里连俩弹子儿都搁不下，还他妈说英文！”

“你拉不着活儿别看人眼气。”

“我拉不着活？我刚拉了多少趟你没瞧见？腿都蹬短了！我在这儿抻抻筋。”